

第二十二章 獵殺三刺客

宴席依舊熱熱鬧鬧地進行，推杯換盞，你來我往，不少人目光迷離，面上已經染了幾分微醺。

然而不知何處而來的黑霧如夜色般彌漫了整個甲板，與流光溢彩的燈火交纏在一起，身在其中的人們卻毫無察覺，只是眼神更多了些矇矓醉意。

方重衣靜立在高臺的屏風旁，淡淡地掃過場上渾然未覺的賓客，又默然閉上眼。這種黑霧等同於微量的蒙汗藥，令人陷入短暫的神智模糊，對外界變得遲鈍，免得待會兒東令閣的人出手，引起騷動。

他一隻手輕輕搭在屏風上，靜心凝神，側耳傾聽外界一絲一毫的動靜，即便滿場都是嘈雜與喧鬧，他仍然能聽見侍者從艙內走出，停駐在瞭望臺的飛鳥拍打翅膀，三樓的琉璃珠簾輕輕錯動。

他所在之處是精心選擇過的，發動念三千需要合三人之力，陣勢也要定點定位排佈，所以一旦發動，他在劫難逃，但刺客也會暴露自己的位置。

對他是賭，對東令閣人同樣是賭。

空氣中響起機括開啟的聲音，清脆，細微至極。

風勢驟緊，破風聲在耳邊響起，幽暗的迷霧中有冷光閃現，銀絲從四面八方飛來，瞬間編織成一張細密的巨網，向他圍聚。

方重衣驀然睜眼，旋動屏風上的暗格，高臺地面瞬間平移開，白衣身影從層層銀絲的縫隙間閃身脫離，縱身一躍，跳進密室之中。

銀絲鋒利如刀，攪碎了帷帽輕紗，裂帛聲嘶嘶不絕，轉眼間，高臺上已空無一人，只剩一地碎紗。

漆黑的暗道裡，方重衣拿出火摺子，輕車熟路地點燃牆壁上的銅燈，暖光如水流淌開來，照亮了昏暗的夾層空間，天花板很低，幾乎挨著他的頭頂。這艘遊船早先就被他改造過，每層樓之間都多了這樣的夾層暗道，錯綜複雜，開啟的機關也只有他一個人知道。

關於念三千殺陣的排佈，他同樣請教了精通機關之術的行家，細細推算過，當目標站在甲板的高臺之上，偌大的遊船會有哪幾處是刺客落腳的地方，據此提前下好了埋伏。

方重衣順著右側的牆壁往前走，旋開機關，頭頂的木板即刻平移開，一束燈光照進來，藏在夾縫的繩索也同時間落下，他手握繩索，借力沒幾下就爬出去，進了一間儲物的艙房。

他整了整衣裳，推開門，三個短袍勁裝的侍衛剛好匆匆趕到，對他躬身行禮。

「世子爺，唐倦已擒獲。」

方重衣微微點頭，領著侍衛一路上瞭望臺，手撐欄杆縱身躍出，跳到低處的屋簷上。

這是一座重簷角樓的頂層，背光面跪著一個容長臉的男子，面容陰鬱，眉骨有一顆黑痣，被一群侍衛死死扣押著，低著頭一聲不吭。

方重衣使了個眼神，侍衛們才小心翼翼地放開手，此地設下了千機鎖，唐倦雙手

被攢尖頂飛出的銀絲反綁，雙腳則被屋脊裡鐵環的縛住，半點不能動彈。他居高臨下審視了片刻，緩緩傾身，嘴角勾起雲淡風輕的笑，「可有遺言？」怎知，唐倦的右手猛地掙脫出來。

方重衣毫不訝異，掌風叩擊他手腕，唐倦袖中飛出的銀光偏離方向，頃刻之後，一叢銀針落雨般扎進瓦片中。

唐倦見暗器被盡數擋去，袖中又滑出匕首，揮刀刺去，可惜他底牌盡失，單論外家功夫完全不是方重衣的對手，頃刻便被拆招擒住，這一瞬讓在場的侍衛措手不及，回神之後，無一不是冷汗涔涔，剛剛那發暗器若不是被打偏，世子爺就被刺成篩子。

「狗皇帝身手不錯……」唐倦頹然地一笑，目光徹底黯了，滿臉死氣。

方重衣耳力非凡，聽到暗器上膛的聲音，所以早有防備，他攥住唐倦手腕，饒有興味地打量他血流如注的手指，眼底仍是一如既往的冰冷。唐倦的手本是被銀絲反捆著，是自行絞斷了三根手指，才得以掙脫出來。

「善機關暗器者多工於巧計、行事奸猾，你倒是很有血性。」

侍衛用鐵鍊將人纏起來，唐倦再無動彈的餘地，這次他就算斷手斷腳也逃脫不出。

「處理了。」方重衣隨口吩咐完，便起身離開，他不喜歡看見冰冷的屍體。

十歲那年刺客突襲，原本還在談笑風生替他打覆子、掏鳥窩的侍衛們，轉眼在他面前一個個倒下，眾人以命殺出血路，由一個侍衛拚死護他離開，最後帶著他狼狽地躲進山洞。

方重衣害怕，一直攥著他的胳膊喃喃自語，許久才發現對方的身子已冰涼，只是眼睛還睜著。方重衣看著他，愣怔了很久很久，又不願闔上他的眼，仍然絮絮同他說著話，彷彿對方還活著一樣。

他在山洞裡瑟縮了一天一夜，那具屍體是揮之不去的恐懼，也是唯一的陪伴。

「我不信，念三千無人可逃脫，你怎麼可能——」唐倦沙啞的聲音傳來。

「想知道？」方重衣駐足，卻沒有回頭，眸子裡疏淡的笑意不達眼底，「待下了黃泉問謝浮風去，他會告訴你，為何自己缺席了。」

唐倦的眼睛驟然放大，謝浮風是三人當中最為周全謹慎的，他是用毒的聖手，雖瞎了眼睛，其餘四感卻是常人的百倍、千倍，因此對外界一聲一響、一丁點氣味都異常警覺，怎麼可能在他和月平林都毫無察覺的情況下，無聲無息就被殺了？他像看怪物似的看著眼前孤冷的背影，念三千的陣勢缺了謝浮風，自然會出現漏缺的一面，但即便如此仍是威力無邊的，想從萬千銀絲織成的天羅地網中尋找漏洞，全身而退，需要多麼敏捷的應變和身法。

唐倦面如死灰，良久，喃喃低語道：「不可能，他絕不會……」

方重衣沒有理會，沿著屋簷躍到對面客艙的過道。

室內傳來急雨般的腳步聲，一雙勁裝侍衛走到他身邊，兩人面有難色地對望一番，其中一個才拱手回稟道：「世子，月平林他……不知去向。」

方重衣淡淡嗯了一聲，沒有發火的意思，也沒有半分意外。他知道月平林不是這麼容易中招的人，所以連陷阱都沒有設下，只是命人在埋伏處灑了些松葵香。人

對這種香料不甚敏感，但這卻是裳鳳蝶的最愛，他早先便命人將蝴蝶放了去。天色已經濃如潑墨，遊船之上，或明或暗的燈火連成一片，如瑰麗燦然的寶石。夜晚視野本就不佳，方重衣這樣的眼睛更是什麼也看不清，乾脆閉目休息。一位鬚髮白眉、滿面皺紋的老者從身後無聲地走來，半眯著眼遙望停在右舷處的蝴蝶，蝶翼在夜色中閃著螢光，分外明顯。

「世子，月平林在右舷下的暗道裡。」他的呼吸聲蒼老而沉重，像漏了氣的風箱。方重衣緩緩睜眼，淡聲道：「翊先生來了。」

這些暗道都是他們之前精心設計過的，月平林既然能藏身進去，想必唐倦早一步對這艘船有所洞悉，並做了手腳。

翊先生半跪於地，叩擊地面木板，傾聽聲音，又翻開其中一塊，輕扯裡邊的鐵線，見鐵線比之前繃緊了幾分。

「唐倦反應倒是機敏，短短半日便摸透了這船上的關節，還反客為主，佈置了埋伏，不愧是門下第一流的暗器高手……」

方重衣微微沉吟，沿著過道，往甲板右舷的方向慢慢行去，在過道盡頭停下來，他視力雖不好，卻隱隱能看到右舷附近覆蓋了一片零星散碎的陰影，輕盈地停留在甲板上，怎麼也不願離開，分明是裳鳳蝶了。

「月平林一直留在暗道裡，似乎沒有逃跑的意思……」翊先生渾濁的雙眼盯著那蝴蝶出神，眉頭不自覺皺起，「這三人一向深謀遠慮，配合無間，唐倦、謝浮風雖已身死，但隱患仍在，世子要當心是請君入甕之計。」

他點頭，平靜道：「唐倦留下的埋伏，還要勞煩翊先生拆解。」

「世子爺請放心。」昏沉夜色中，老者幽幽地笑了，隨著齒輪機括聲滴答響起，蹣跚的身形遁入過道底下，彷彿憑空消失了一般。

方重衣越過欄杆，跳到對面的屋簷上，又順次往下躍去，如雲似雪的衣袍在夜色中翻飛，敏捷的身影隨即落在一樓開闊的甲板上。

他旋動欄杆頂部的蓮花柱頭，地面隨即平移開，露出一道入口，明亮燈火下，通往暗室的道路顯得黑黝黝的，深不見底。

方重衣沿著樓梯，一步步向下，沉著的腳步聲在空曠幽靜的暗道內盤旋迴蕩。他取了火摺子，點燃牆壁上的銅燈，暖黃色的燈火緩緩鋪開，如水流瀉，照亮一丈之外的淺黃衫身影，這短短一丈的距離，不知埋伏了多少機關暗器，藏了多少殺機，他默然靜立在原地，目光微凝，打量不遠處的人。

月平林是個面容清秀、三十來歲的男子，雙頰蒼白，一動不動地站在前方，地上拖出一道狹長的影子。他呼吸平緩，姿態也是放鬆的，沒有絲毫的殺意和攻擊性。

「謝浮風死得不明不白，這一點我的確很好奇。」月平林望著他，目光平和。

方重衣沒說話，等翊先生將埋伏一一拆解，便是他取對手性命之時。

月平林明知他在等待這個時機，卻還是不慌不忙在這閒聊，手裡究竟還握著什麼底牌？他心頭蒙上一片陰翳，有一種陌生的情緒鬱積在胸口，是不安。

「有什麼不明白的，中毒而已。」方重衣隨口回答。

月平林目光中掠過幾分驚詫，轉瞬如漣漪消散。

謝浮風是萬裡挑一的用毒高手，他雖然眼盲，但靠嗅覺便能識得千萬種草藥和毒蟲，他那雙手經年累月地調配毒藥，變得僵硬烏黑，早已是百毒不侵，他下毒從未失手過，更不可能被本家的絕學暗算。

月平林目光微沉，啞聲問：「什麼毒？」

方重衣心念雜亂，目光不自覺地向暗道深處游移，淡漠地回應，「軟骨散。」

月平林聽聞，條地抬眸直視向他，面色亦不再平靜。

軟骨散說穿了不過是高級的蒙汗藥，勁頭大些，唯一的一點優勢就是味道極輕、極淡，但只要是對毒理稍有造詣的人都能防備，更何況是謝浮風。

「你如何下的毒？」他冷聲問道。

影影綽綽的燈火晃得方重衣心煩意亂，他乾脆閉上眼，聽到隔間細微的滴答聲，是齒輪在緩緩錯動，翊先生已經拆除大半了。

「客房裡下的。」他輕描淡寫的回答。

月平林不說話了，眾所周知，客房是上船那一刻由賓客們自行抽取，完全無定數，又如何未卜先知在房間裡下毒？更何況他們三人精心隱藏了身分，與旁人無異，想在茫茫人海中找到他們的行蹤都不是易事。他越是看不透，越是死死盯著眼前人，隨興桀驁，不加掩飾的鋒芒和少年氣自成一派風骨，但……與傳言中端方持重的少年天子似乎有些偏差。

方重衣收回目光，看向眼前人，心頭濃重的不安讓他眉眼染上幾分不耐。「不用瞎猜了，每間客房都下了軟骨散，無論他怎麼抽都沒有差別，唯一的差別是……他是個瞎子。」

月平林眸子驀然睜大，呼吸一滯。

「油燈裡有解藥，軟骨散釋放的同時，解藥自然將毒性抵消，對其他人來說沒有任何影響，而謝浮風看不見，不會去做點燈這種事，必然中招。」

滿室陷入一片幽靜，良久，月平林發出一聲苦笑，「果真是令人防不勝防，誰又能想到，整艘遊船都是天羅地網的圈套……」

隔牆內傳出鐵線斷裂的聲音，方重衣循聲側望，這代表翊先生已將所有障礙掃除。

「還不來殺我？」徐徐如水的聲音又從對面傳來，彷彿迴蕩不散的幽魂。

方重衣心煩意亂至極，凜然目光如兩道冷電落在月平林身上，「不要拐彎抹角。」

「著急了？」月平林聽罷，竟是淡淡地笑了，「那我便說得更明白些，天字第七號客房……早些時候謝浮風去光顧過，那裡可是住著一位姓蘇的姑娘？」

「你！」

那一瞬間，方重衣手足僵冷，全身的血液都凝滯，難以遏抑的怒火在胸中激蕩。他袖中滑出匕首，想也沒想便徑直刺上去，沒有任何招式或技巧，也不再防備埋伏，是莽撞的、近乎瘋狂的發洩。

他瘋了，所經之處引動了機關，縱橫交錯的銀絲從兩側飛迸而出，卻因為被翊先生破壞而紛紛歪斜。銀絲力道不足，只絞碎了他的衣角，在短短一丈的距離內織成了細密的大網，在燈火中閃著銀白色的冷光。

月平林站在原地，不躲也不閃，只是笑著。

方重衣不管不顧地衝上去，小腿被一根銀絲絆住，硌出了血，也像是毫無知覺。直到匕首狠狠沒入對方腹部，汨汨鮮血不停滲出，染紅了他的手，滾燙的溫度才讓他恍如隔世般清醒過來。

自從十歲那年，和死去的侍衛待了一天一夜以後，方重衣就再也不願看見了無生氣的屍體，即便後來他已經可以隨意主宰很多人的生死，卻也從未親自動手去了結一個生命，手底下的人心照不宣，殺人時絕不會驚動世子爺。

那不是恐懼，也並非虛偽的良心不安，而是單純的厭惡，厭惡那種無能為力的心緒，更多的是厭惡他自己。

月平林的身子顫抖不停，目光既熾烈，又泛著死氣沉沉的空洞，暴睜的眸子裡映著他的影子，鮮血越來越洶湧，方重衣覺得那血很燙手，陡然鬆手，後退了一步。他也從未想過有這一天，自己會瘋了一樣去殺人。

月平林盯著方重衣暗淡沉鬱的雙眸，身子抽動一下，似想到什麼，笑容一點點消失，變成驚懼和錯愕，他雙足踉蹌，像一塊木板重重地倒在地上。

「你不是他……」嘶啞的嗓音喃喃念出這幾個字便沒了聲息，唯有雙眼不甘地睜著。

方重衣絲毫沒有理會，他聽到齒輪連續轉動的輕響往東邊蔓延，是天字第七號的方向，當即不顧一切地趕去。

第二十三章 她是藥引子

房間裡靜悄悄的，落針可聞，燈火被微風帶動，偶爾跳一下都讓蘇棠戰戰兢兢的。她連續聽到好幾次啞啞、啞啞的聲響，像鐘錶那類很精密的器械，一開始很遠，像在牆根，又像在隔壁客房，後來越來越近，已經到這間正廳，就在她腳底下。手指不知接觸了什麼，像起疹子似的發癢，她心不在焉地想這個季節應當已經沒有蚊子了，一邊使勁用指甲掐手指。

走廊上一點人聲也沒有，乘客一定都去甲板赴宴了，她很希望有人在外邊走動走動，鬧出一些動靜，自己也能安心點。

她點好最後一錠金子，起身去倒茶，怎知腳下忽然泛起嘩啦啦的響聲，像車輪轉動，嚴密的地磚忽然往兩側平移，像猙獰的巨獸張開血口，她一腳踩空就掉了下去。

蘇棠餘光看見地面已經打開一個大洞，滿屋桌子凳子齊刷刷跟著往下掉，她在作白日夢嗎？

半空中，有隻手猛地握住她的手臂，隨即整個人把她攬住，往自己懷裡拽。

蘇棠重心失衡，視線模糊，看不清周遭情況，慌得像八爪魚一樣摟住他的脖子，兩人齊齊地往牆上撞去。

那人在空中調整角度，讓自己背部撞上牆，蘇棠只是腦門磕在他肩膀上，這一瞬的巨變著實太詭異，她心頭起了一陣戰慄的寒意，好在熟悉的溫度和氣息讓她寬心了些，不自覺拽緊對方的衣襟。

還沒站穩，那人又護著她貼牆翻轉一圈，蘇棠後背貼上牆壁，被鎖進狹小又安全的空間裡。

方重衣實在不放心，又把她整個人圈進懷裡，手臂護在她周圍，屏息等待有什麼暗器飛出，但出人意料的是四周並無任何一丁點兇險的動靜，只有兩人衣袂窸窣，發出很親近的微響。

他的目光慢慢沉靜下來，思緒也變得清明，東令閣手段雖狠毒，卻很少去對付無辜之人，既然月平林當時特意提到蘇棠，恐怕是有別的目的。

蘇棠被抵在牆上，狼狽地喘了幾口氣，經歷莫名其妙的巨變，她手腳都是軟的，慌得六神無主，剛想抬頭看到底發生了什麼，眼睛就被一隻手蒙上了，手心的溫熱傳了過來。

「不要看。」男人的聲音自頭頂傳來，清潤嗓音如金玉琤琮，冰冷而精緻，蘊含高貴從容的氣度。

這是她再熟悉不過的了。

這次不是從前那般強硬的命令，也許是離得太近，像低低絮語，透出了幾分熨貼的暖意。蘇棠心下安定了些，片刻，猛然意識到無雙公子不就是他？

對啊，方重衣對外的名頭那麼多，自己怎麼沒想到被傳得神乎其神的無雙公子就是他呢？

但任她怎麼掰他的手，方重衣依舊強橫地捂著她眼睛，為了防止她折騰，又曲腿抵住了她的膝蓋。

「你放手！你……」蘇棠不依不饒地掰他的手指。

除了作夢，方重衣已經許久沒見著她了，如今陡然一見面，還是如此近的距離，不免有些怔然，仍舊下意識把人抵著。

死水般的氣氛令蘇棠感到不安，她最怕方重衣這樣一言不發地對著自己，又磕磕絆絆去摸他的手腕，拽住了他的袖子。

「世子？」

很細很軟的聲音，尾音有些顫，像從前每個夜晚她在自己身邊跟著，小心翼翼地問茶水添不添、需要哪件衣裳，偶爾被他兇一下，就像兔子一樣怯怯縮成了團。方重衣眸子微動，收回疏離的目光。

他剛殺過人，知道自己現在這個樣子很不好看，第一時間抹去臉上飛濺的血跡，又把手上沾的血也擦乾淨，才儘量平靜地開口，「那要老實點。」

聽到這聲音，蘇棠的心就是一沉，從前在侯府被支配的恐懼又回來了。

她怏怏地垂下腦袋，哭喪著一張臉道：「我哪敢不老實啊……」

「嗯。」方重衣淡淡地應了一聲，這才放開手。

蘇棠睜開眼睛，首先對上的是那人居高臨下俯視自己的目光，他的容貌仍像從前那般無可挑剔的俊美，叫人說不出話來，又覺得所有瑰麗的文詞形容都不過分。他下頷線條俐落分明，比從前硬朗了些，也許是瘦了。

當他靜默凝望著自己的時候，蘇棠總會心底一虛，那雙桃花眼太過出挑，眸光流轉皆是風情，或桀驁輕狂，少年意氣，或陰鷲孤傲，藏著熾烈的偏執，讓人看了就不自覺深陷進去。

光線昏暗，她越過他往四周看，只是一間平平無奇的地下室，除了他們兩人，就

是跟著掉下來的桌子椅子。

方重衣察覺到她袖口有些濕膩，以為她受傷出了血，心頭陡然一慌，將她的手腕一把拽住。

「這是什麼？」他蹙眉盯著細看，但由於不辨顏色，根本看不出是什麼把袖子浸濕了。

蘇棠被嚇一大跳，忽然想起這人有潔癖，一顆灰塵沾染到身上都會暴怒，不由心道：真是，什麼時候都要講究。

「就是一點顏料，剛剛掉下來的時候弄髒的，我、我不碰你就是了……」她跟躲瘟神似的把手抽回來，整個人身子也往後縮去，盡可能地躲遠他，與他隔開一道明晃晃的距離。

方重衣沒料到蘇棠誤解了自己的意思，見她眼裡全是埋怨和抗拒，心頭陡然一空，像被挖去了一塊。

失落感淹沒了他，心口又被難以言喻的苦澀填滿，悶得人心灰意冷。

良久，方重衣低低開口，「跟我走。」

他沉著臉去拽她的手，誰知還沒邁開步，眼前就猛地一黑，差點栽倒。

他渾身像灌了水銀一樣僵冷而沉重，小腿被銀絲嵌入的地方卻有詭異的灼燒感，那一絲火燒火燎的感覺迅速蔓延開，像有千萬條毒蟲從傷口爬出來，用螫足螫他的皮膚，那些毒蟲又自下而上，鑽進他的腦袋裡，開始啃食頭骨，他彷彿都能聽見啾啾、啾啾的聲音。

蘇棠被他的異樣嚇到了，緊貼著牆沒敢動，半天才稍微湊近一點，問：「你怎麼了？」

方重衣淡淡地看著她，看了許久，又執起她的手來細細觀察，「妳的手可有不舒服？」

「你怎麼知道？」蘇棠一怔，睜大眼睛好奇望著他，「之前一直癢癢的，像被蚊子給螫了，我尋思這天氣也沒有蚊子，想著應該是碰到了什麼花啊草的，過敏了吧？」

他垂目思索片刻，又問：「之前遇到過什麼怪人沒有？」

蘇棠見他面色陰沉沉的，趕緊努力地回想，想了半天，慢吞吞道：「沒有啊，也就下午來了個不認識的公子，問錢袋子是不是我的，對了，他和你一樣，眼睛似乎也不太好……」

她說到這裡汗毛一豎，猛然想起方重衣最不喜別人提他的眼睛，立刻把話給吞了回去，還差點咬到自己的舌頭。

方重衣這次卻沒在意似的，只是直視著她的眼睛，壓低聲音告誡，「毫無警戒心，以後不要讓別人這麼輕易地近身，知道嗎？」

蘇棠動了動腿，仍被壓制著，手也被他牢牢攥著抽不出來，忿忿不平地想，你這豈不是更近？

她不滿地嘀咕，「那世子也……」

「我不是別人。」

方重衣幽幽地瞥她幾眼，又陷入思索，眸色逐漸轉向幽深。的確，那種不適感正是從接觸到蘇棠那一刻開始的——她身上帶了毒。

嚴格來說，也不是毒，因為並不會對她自身產生危害，只是一味毒引子。

月平林之前說，謝浮風已經和蘇棠打過照面，想必便是藉著錢袋子的由頭，將毒引子下在她身上。在先前的暗道裡，月平林也知道暗器會被翊先生拆解，無法達到一擊致命的效果，所以是故意激怒他，引他被銀絲劃傷，之後，再通過毒引觸發他傷口裡的毒，才是他們最終的意圖。

這類需要引子的毒，方重衣也有所耳聞，只需要極少的劑量，便可產生巨大的威力，通常是三天之內上西天，用在念三千這種銀絲上，的確再適合不過。

唐倦的暗器從來不淬毒，為了殺他，這次倒是破例了。

也難怪，月平林一副視死如歸的模樣，原來他們都是打定了主意犧牲性命，來引自己入局。

真正的局才剛剛開始。

此時的蘇棠對他來說，基本上等於行走的毒藥，碰她一下，便引動全身的「毒蟲」來啃咬，像骨骼和血肉都被細細搗碎的痛苦。

蘇棠見他眉心緊蹙，不知在獨自沉思什麼，便偷偷伸手揉了揉腳踝，剛剛猛地從半空著地，雖然有他墊底才沒撞上牆，但急轉身時候腳踝一旋一崙，似乎有點錯位，懸空倒還好，稍微一沾地便能感覺關節嘩嚓一下，又脹又疼。

「怎麼了？」方重衣慢慢開口問，聲音不冷不熱的，含著幾分沙啞。

蘇棠心裡有點委屈，小聲嘟囔道：「腳疼。」說完，習慣性抬頭去看他，目光錯雜，有些畏懼和閃躲。

或許連她都沒意識到，自己居然會這麼親近地跟他抱怨。

方重衣聽著她又輕又軟的聲音，心頭一動，定定望著她，那雙眸子明淨清澈、水色盈盈的，沒說話，轉身將火背了起來。

蘇棠陡然一離地，嚇得環住他脖子，「你、你幹什麼？」她回過神來，語氣又變得防備。

「免得妳生事。」方重衣冷冷開口。他照例自欺欺人，認為自己說的是真心話，第一，是為了防止她亂跑觸到機關，第二，他不想蘇棠看見自己腿上的傷口。

「嘎？」蘇棠不知是自己的邏輯出了問題，還是他的邏輯出了問題，自己說腳疼，他便來背，怎麼說……也是為了她好吧？

她訕訕的，心頭有點暖，小心翼翼地下巴擱他肩膀上。

這間地下室連接著兩條暗道，方重衣沒按原路返回，走了角落的另一條，剛走進暗道，身後的屋子便有響動，一些機關失靈後殘餘的銀絲陸續飛出，掉下來的桌椅被切割成數塊，靜止了片刻，紛紛碎開。

轟隆隆的巨響傳進密道裡，波瀾壯闊，像房子塌了似的。

蘇棠剛想往身後去看，前面便傳來沉冷的警告——

「不准回頭！」

她趕緊從他肩膀上抬起頭，隔開好大一段距離，雙下巴都被嚇出來了。

肩膀上沒了那道軟綿綿的重量，方重衣心頭失落，意識到自己話說太狠了，他猶豫片刻，又若無其事地改口，「敢回頭，本世子把妳抓回侯府去。」

「可我的賣身契約已經解除了！」蘇棠怕會摔下去，又摟緊了他脖子，一本正經地和他理論，「世子總不能強搶民女……不對，強搶翰林院官員去做奴婢吧？」她總覺得自己動彈的時候，方重衣的手便會輕輕一抖，像是有某種隱晦的痛苦，身上的溫度也比平常冷。

「……若是不做奴婢呢？」微啞的聲音意味不明傳來。

蘇棠一愣，心中下意識反應，不做奴婢難道做主子差遣你？

當然，這點不正經的想法立刻被理智掐滅，求生慾告訴她，這話一出口，恐怕立刻會被一個過肩摔甩在地上。

「說話。」他的聲音多了幾分強硬，摻雜著沉重的喘息聲。

方重衣覺得四肢越發僵冷，腦子裡像裝著一鍋沸水，什麼都聽不進去了，只想聽她說話。

蘇棠覺得這問題離奇得很，他還莫名其妙地逼人回答，只好又勉為其難想了想。

「不做奴婢，那我就像當初遇到洪幫一樣，成了被綁走的肉票……可是世子您要想好了，我一沒錢，二沒家人，還倒欠朝廷五十三兩，綁去也是虧本買賣啊。」他低低笑了一聲，「綁了就是賺，本世子什麼時候做過虧本買賣？」

蘇棠當真了，箍緊他脖子，炸毛問：「你要綁我去做什麼？」等了半天，那人也沒有回答，她又喃喃自語，「有時候真覺得你比那群土匪還可怕……」

方重衣輕咳一聲，身形微不可察地晃了晃。

「你怎麼了？」蘇棠覺得有些不對勁，推了推他，可方重衣就是不說話。她抬頭看這暗道，之前還有幾盞燈，走遠了連燈光都沒了，暗無天日，跟永遠走不到盡頭似的。

「這到底是什麼地方，為什麼船上會修暗道？」

「是倉庫。」他答。

「那為什麼還有那麼玄乎的機關？」回想起地板裂開的那一瞬，她還是心有餘悸。

「這艘船曾經是朝廷運送軍需物資的貨船，近些年沒什麼戰事，擱置了，後來我便買下來，改造成遊船，這些暗道和地下室曾經是裝載軍械的，把關嚴，有機關豈不是很正常？」

蘇棠聽他說得輕描淡寫，倒吸一口氣，買下這麼大一艘船得要多少銀子？

方重衣認真想了想，繼續解釋道：「這些機關當年做得極精密，但年久失修，有些錯亂了。天字第七號那裡是有個出口的，廢棄之後便改做了客房，之前正在運米麵，有些船夫不清楚狀況，大抵是進倉時不慎觸發了。」

蘇棠點點頭，渾然不知越是說謊的人，越喜歡解釋。

蘇棠的腦子裡還是有很多疑問，方重衣為何這麼巧趕來？既然他就是無雙公子，又隱瞞身分，不聲不響地把一百兩金頒給自己，腦子裡到底在想些什麼？

蘇棠知道這人思路非同一般，於是往刁鑽的方向想：難道他就是為了嚇唬她，看她當眾扔了金子落荒而逃？幸好當時自己沒搭理他。

兩人如此親近的距離，她又聞到幽冷淡雅的草木香，清冽好聞。她摟著他脖子，隨手挑起了他幾縷頭髮，惡趣味地編成麻花。

方重衣今日只用流蘇束帶綁了個馬尾，碎髮垂落，很瀟灑隨意的打扮，一頭青絲濃密、順滑，只是略扎手，不由得令人想起一種說法，頭髮硬的人脾氣也倔強，好像還真是那麼回事。

她又往前蹭了蹭，想看他的頭頂是不是有兩個旋，可惜構不著。

方重衣覺得後頸很癢，還時不時有淡淡的吐息拂過，心頭髮暖發熱，連那些肆無忌憚的「毒蟲」都消停了。

「別亂動。」他輕聲道。

編辮子的手停了停，蘇棠暗自挑起眉，心想這人今日態度倒是極好，揶揄他，他也不發火，說話還這麼輕言細語的。

她依稀察覺方重衣這麼巧趕來，其中必然還有內情，沉思了片刻，有意無意試探道：「世子爺真忙，既要主持這船上的書畫比試，又管囤米囤麵的倉庫。」

方重衣一路撒謊，底氣不足，也察覺不到她話中的揶揄，又解釋，「機關壞了，整艘船的運轉也受影響，本世子自然要來看看。」

「哦。」蘇棠不走心地應著，手上專注地編麻花辮兒，在兩側頭髮各編了一條。越往前走暗道越是幽深，好在有通透的涼風瑟瑟吹來，讓人知道並非是不見天日的死路。

方重衣的心頭卻被大石壓著，輕鬆不起來，這一路原本是有諸多出口的，但無一例外都被唐倦毀了，屆時就算能找到逃出去的路，恐怕自己也會先一步毒發身亡，唐倦顯然就是想耗死他。

他不想死，更不想在蘇棠的面前死，怕她看到會嚇哭。又走了一段距離，方重衣駐足，抬頭仰望暗道的蓋頂。

蘇棠料想是找到出口了，忙捶他肩膀，讓他把自己放下來。

她腳著了地，單腳一蹦一蹣跳到他跟前，問：「這裡能出去？」

「從這裡上去，應當是後艙。」他指了指八角燈景紋的木蓋頂。

當初翊先生便告誡過，做機關最忌一個「絕」字，定要留一條退路，不但讓對手意想不到，最好是連自己都意想不到，方能置之死地而後生。

因為眼疾的緣故，這條船上的機括都是以手感區分的，譬如屏風架子上的嵌玉，欄杆的蓮花頂等，唯有這一處與眾不同，也做得隱蔽至極，因為是最後的退路。天底下只有他一個人知道，翊先生不知，唐倦在這麼短的時間內更是不可能留意。蘇棠時而看他，若有所思，時而又抬頭看頭頂的蓋板。

方重衣不言不語，見她轉移了注意力，趁機用袖中刀片滑破指骨關節處，逼出些黑色的毒血來，腦袋清醒了，眼前也頓時清明許多。

「我好像發現了什麼……」她支著脖子，目不轉睛仰望蓋頂，「有塊木板顏色偏灰？是不是機關？」

方重衣聞言眸光微動，不動聲色道：「應當便是了。」他抬頭隨意看了一眼，縱橫交錯的木板在他眼中糊成一片，宛如一攤稀粥，分不清個子丑寅卯。

靠自己是不可能找到的。

蘇棠忿忿地捩腰，「這鬼地方黑漆漆的，若不是我火眼金睛，怕是今晚都要在這過夜。」

「不過找到了也無用，搆不著。」方重衣語氣涼涼，嗓音不像之前那麼沙啞，恢復了平日那種高高在上的慵懶。

她沒好氣地斜睨他一眼，又對著天花板唉聲歎氣，之前那間密室還是低矮逼仄的，後來進了暗道，地形便因船身結構的不同有了變化，到這裡地面和蓋頂的距離已經接近兩人高了。

蘇棠憂心忡忡地望著他，雖然方重衣個高腿長身段好，但也不能平地蹦起一丈高，如今怎麼看也只會有一個辦法，她踩著他的肩膀去開機關……

「那世子的肩膀可借我踩一踩？畢竟也不可能讓我來……」她越說聲音越小，心道總不可能讓自己來當這個墊子吧？再說以他的眼神，恐怕連機關在哪都找不到。

方重衣目光沉靜，良久，乾脆地吐出一個字，「來。」

蘇棠剛要過去，轉念一想，腳步又猛地頓住，「不，不行不行！」

她若踩在他肩膀上，裙襖又飄來飄去的，那……

蘇棠想像了一下那個畫面，背後頓時起一身熱汗，連忙又反悔。

「那妳要如何？」方重衣上下掃了她幾眼，淡淡地問。

靜默又意味深長的目光讓蘇棠心虛不已，難不成他跟自己想到一塊兒去了？

蘇棠深吸一口氣，顫巍巍伸出手指，戳了戳牆壁，「世子會不會倒立的？我、我踩著你腳底上去？」

方重衣微微一笑，拽住她手腕把人堵在牆上，低下頭緩緩道：「自然是會的，不過倒立多了傷身，妳要怎麼賠我才好？」

蘇棠驚慌地仰起臉，兩人幾乎是額頭相觸的距離，手腕被強硬地拽住了，掙脫不開。他的手心微微涼，溫熱的氣息落在臉頰，激起雙頰的一陣陣熱意。

「倒立能促進血液的流通，對身體有好處的。」她一本正經地辯解。

方重衣但笑不言，這話其實沒有錯，不過他如今身帶劇毒，再「流通」一下怕是要更早歸西。

「下不為例。」方重衣說完轉頭走了，好半天才從拐角回來，原來是不知從哪找了個廢棄的木箱，好讓她上去。

蘇棠在旁邊安靜地看著，心想哪還有下次啊，等下了船自己一定躲回宮裡，好好做她的待詔，再也不瞎折騰了，尤其是警戒那些來頭大又身分不明的「公子」。他朝牆根凝望片刻，以行雲流水的漂亮姿勢打了個倒立，並且穩穩地立住了，和人平地站著一樣沒差。

蘇棠不由得在心裡驚歎了一下，她知道方重衣的身手是很好的，這些基本功果然都不在話下，他腰身勁瘦，耐力好，腿果然也很修長，很搶眼。

她七手八腳好不容易才爬上半人多高的木箱，又小心翼翼地踩在他鞋底上，一抬頭，眼前正好是那塊顏色有異的木板。

那一點差異真的太細微了，若不是她長年累月和色彩打交道，對色差敏感，這麼昏暗的地方找到眼瞎都不一定能發現。

蘇棠在木板邊緣摸了個遍，沒什麼反應，誤打誤撞地用對了巧勁才將它扒開一道縫隙。

利索的啞聲令她知道自已找對了路子，那是齒輪和榫眼咬合的聲音，隨著木塊一點點往旁推，旁邊也跟著平移開一道三尺寬的豁口，正好容一個人出入，柔和的光線從洞口漏進來。

蘇棠大喜，將木塊完全推開，豁口也開至最大，幾乎能看見後艙的屋頂，她正要伸手去抓出口邊緣，腳底一空，忽然失重，直直地墜了下去。

因為方重衣體內的毒再次發作，沒能支撐住，但基本功在，讓他有能力緩衝，那一瞬間還順勢下了個腰。

在半空的蘇棠餘光看見，都忍不住讚歎一聲「好腰」！

隨即，她就被他一把撈過去。

兩人裹成團在地上緩衝了幾圈，唇若有似無地磕碰到一起，幾經顛簸才停下來。接連翻滾了幾圈，蘇棠處於下位，但途中被他有意識地護著，也沒怎麼受傷。她使勁推了推他肩膀，皺眉問：「你怎麼了？」

方重衣腦海裡盡是方才觸到她唇的一瞬，良久才收回環在腰際的手，又去抓她不老實的手腕，穩穩摀著，也不說話，就這麼定定望著她。剛剛一陣氣血紊亂，的確沒穩住，好在及時接住了她。

溫香軟玉在懷，旖旎的氣息令他呼吸一頓，腦子裡的念頭忽閃，猛然聯想到那日在侯府，自己神智不清地將人摀在懷裡親，她越是躲閃，越激發那些隱秘而瘋狂的慾念，想要把人徹底占為己有。

潤澤的唇色，春水般潑灑的眸子，清淡的甜香……那時候的一切都是那麼真實。如今雖然看不見什麼活色生香的顏色，但懷中溫軟的觸感仍然是真切存在的。他心頭掠起一陣火熱，是霜天雪地、凜凜寒風也降不去的火。

「起來，趕緊起來！」蘇棠隱約察覺他剛剛只是失誤，並非有意的惡作劇，所以也沒發大火，只一個勁催促。

「起來可以。」他眸色漸漸轉深，眼底含著一片熾熱，「但要答應我一件事。」

蘇棠見他眼中灼灼火焰跳動，本能地感受到危險，不敢再肆無忌憚瞎咋呼，怯聲問：「什麼事？」

他雙目有些迷離，說出的話卻是一字一頓，「待我們出去了，再陪我吃一次白傘菇。」

白傘菇？

蘇棠當場石化，那不就是上次吃中毒的野菇嗎？毒蘑菇還有吃上癮的？

形勢比人強，她昧著良心勉強嗯了聲，又小心翼翼地補充，「那我就嘗一點啊，這東西吃多了會發瘋的吧，其實自己瘋倒不要緊，我怕傷人。」

「吃不吃隨妳，妳在旁邊就夠了。」方重衣又認真地說。

「那我就不吃了啊！」蘇棠完全跟不上他的思路，想了想，語重心長地說：「不

過到底是有毒的，世子爺就算喜歡吃也要節制啊。」

方重衣起身，沉著臉將目光挪向一邊，一言不發地盯著牆根，實際上卻在盡力平復呼吸，良久，眼中深熾的火焰才逐漸轉淡。

蘇棠煞有介事地拍打裙子上的灰塵，趁機偷瞧他的臉色，她覺得方重衣這一路的表現都不對勁，呼吸重，剛剛倒立更是不應當失誤。

「世子的臉有些紅，是不是生病了啊？」

方重衣呼吸一緊，好半天才慢慢回頭，波瀾不驚地掃她一眼，「倒立那麼久，腦袋裡當然會充血，妳倒立完之後臉不紅的？」

蘇棠想了想，他說的也有道理，光是彎腰站一會兒臉都會漲紅發熱，更何況還倒立這麼久？

第二十四章 解藥發霉了

「世子爺！」

頭頂的出口傳來焦灼的呼喚，她抬頭，看見一個黑衣勁裝的男子正在往裡邊探望。方重衣也不看來人，只是將蘇棠拽到身邊，同時淡淡吩咐道：「拿繩子。」

「是。」

腳步聲跑遠了，過一會兒人又匆匆而回。

蘇棠聽見頭頂傳來窸窣的聲音，隨即一捆繩梯自洞口迅速墜下來。

「妳先上去。」方重衣看她一眼，輕聲道。

蘇棠點點頭。

方重衣守在底下，看她穩穩當當地爬了出去，緩緩收回了視線，身側無人之時，他眸底才閃過幾分隱忍的痛苦。這毒越漸猛烈，他覺得連關節都開始僵硬，彷彿塞進了無數細小而鋒利的石子，動一下便撕心裂肺。

後艙點了一盞小小的油燈，光線溫和，時而閃爍一下，牆角囤了些修繕工具和木板、繩索等。蘇棠從天窗往外望去，夜空中懸著一輪皎月，點點繁星圍繞，是個寧靜的夜晚。

她收回視線，轉頭去看，不知何時方重衣已經上來了，那個侍衛也被打發走了，屋子裡又只剩他們兩人。

「那世子好好休息，我，我先走了。」她僵硬地告了個別，拔腿欲跑。

方重衣似笑非笑望著她，不緊不慢道：「妳的一百兩黃金也掉進倉庫裡了，不要嗎？」

蘇棠又邁不動腿了，小聲道：「那是我實至名歸得來的，當然要，不過這場賽事的規則是『無雙公子』定的，若公子要收回，我也沒有辦法啊……」

「既然送出去了，哪有收回的道理。」他聲音低緩，如此時的夜色般寧靜、柔和。蘇棠腳底畫著圈，腦袋裡填滿了方才那些溫和柔軟的話語，心口被溫熱包圍，彷彿有一道堅固的牆在一點點崩塌。

方重衣眸色一轉，又問：「這辮子可是妳的傑作？」因為是質問，溫潤的嗓音恢復了些許凌厲。

蘇棠驀地抬頭去看，如今有光線，她才有機會打量他今日的裝束，月白墨藍底的

箭袖長袍，暗紋繁複卻不顯累贅，反倒穿出幾分疏朗乾淨的少年氣，束腰的玉帶尤顯腰身勁瘦，線條優美。至於容貌……更是不必說，如今柔光暖火一襯，更顯得丰神俊朗、卓然如玉，眉目流轉皆是風景，哪裡都很好，唯獨那兩根歪歪扭扭的辮子有點礙眼。

他眼中浮著輕笑，不疾不徐道：「誰做的好事，誰來解決。」

蘇棠哽咽了一下，不聲不響地走到他面前，抬手去給他解辮子，順便把垂落的碎髮理順了，因為要整理腦後的頭髮，就幾乎要環住他脖頸，整個人也不得不踮腳貼上去。

方重衣的目光微微不穩，她手上沾了毒引，所經之處都是鑽心刺骨的疼，但那隻手跟小貓爪似的，畏縮又謹慎的觸碰，時而撩起絲絲癢癢的熱意，直抵心間，臉幾乎埋在他頸窩，清甜的氣息也近在咫尺，他根本不忍心推開，嘴角甚至彎起輕鬆愉悅的笑。

蘇棠十分專心致志地給他理好了頭髮，剛要收回手，腰身就忽地被手臂扣住，同時往裡一收，她一個踉蹌，往他懷裡栽了一步，額頭也磕在他胸口上。

兩人這次嚴嚴實實貼上了。

「世子？」她抽氣，小聲地驚呼。

方重衣緩緩低下頭，薄唇若有似無擦過她髮間、耳廓，低笑了一聲，「未經本世子允許擅自出逃，妳的膽子很大啊……」

蘇棠頭皮冒起密密麻麻的戰慄，像小針在扎，濕熱的吐息拂過耳邊，她根本不敢抬頭，怕一個不慎就親到了。

「世子這話就不對了……」她盡量平復情緒，「當時您已經同意，我也交足了贖賣身契的銀子，大家好聚好散，怎麼算是擅自出逃呢？」

彷彿懲罰一般，扣在腰間的手猛一下收更緊，她不得已又往前趑趄半步，整個人都窩進他懷裡。

「證據呢，本世子何時同意了？」金玉般清朗透澈的嗓音如今微微沙啞，暗含幾分挑釁意味。

蘇棠剛想說話，耳朵就被不輕不重咬了一下，全身立刻變得僵硬，腦袋裡一片空白。

「那份解契書沒有我的落款和蓋印，不過是廢紙一張，縱然妳交夠了銀子又如何？」

蘇棠沒想到他竟明晃晃地耍賴，心下惶然，一時說不出話來，良久，又不服氣地抬頭去看。

燭光半昏半明，他目光深凝，眸子裡有淺淺光華流轉，精緻近妖的好皮相像盛放極致的罌粟，華美而危險。

「本世子早就說過，不要生逃跑的念頭，更不要挑戰我的耐性。」薄唇輕輕貼著她耳廓，「妳看妳……這不是乖乖回來了嗎？」

蘇棠往回縮了縮，耳邊泛起酥麻的癢，滲入心底卻化作寒意，她放棄和他胡攪蠻纏，咬牙想了想，決定祭出最後一張底牌。

「我如今在翰林院當差，官品雖低，好歹也是朝廷的人，世子若覺得那解契書有爭議，和皇上理論去，我人微言輕，做不了主。」說完，便仰起臉，直直凝視著他。

方重衣聽罷，目色一冷，對上她的目光，水光盈盈的眸子充滿了抗拒，毫無溫度，看得他心頭火起。

他微微眯眼，冷笑道：「和皇上理論？當然可以。聽聞妳還倒欠國庫五十三兩銀子是吧？屆時，我再和皇上參妳一本，妳怕是熬到下輩子都領不到俸祿。」

這次蘇棠終於被逼急了，一下子炸毛，「愛告就去告，我就算沿街乞討、喝西北風，甚至餓死，我也不想再跟你有半點關係！」

方重衣怒不可遏，手臂收得更緊，不讓她掙脫，厲聲道：「妳再說一遍我就——」這突如其來的呵斥太過凌厲，蘇棠無防備，被嚇住了，整個人身子一抖，隨之而來的是瑟瑟寒意，在胸腔蔓延，又浸入五臟六腑。

他大多時候是不怒自威的，也有寡言沉鬱的時候，這邊是第一次真正衝她發火。方重衣明顯感覺到懷中人蔫了，還發抖，心頭的怒意一下子全被抽空，餘下的話堵在喉間，怎麼也說不出來，連手足都像被凍住了。

「你仗勢欺人，你就知道欺負我……」蘇棠鼻子一酸，連日來的委屈鋪天蓋地淹沒她，眼眶驟然間漲紅發熱，眼淚不可抑止湧了出來。

方重衣微微一怔，他還是第一次見蘇棠哭。此時體內的毒又發作，他眼前猛地一黑，竟覺得就要這麼昏過去，第一反應是把人抱緊了，只是這次儘量控制了力道。他進退兩難，重一點怕嚇著她，輕了又怕她跑。

蘇棠的脾氣來去如風，哭完一場人也舒服了，靜靜站著不動，方重衣不言不語，跟一塊石頭似的，她也不管，只把人晾在一邊。

方重衣深吸一口氣，手在半途猶豫片刻，還是慢慢地湊近，輕輕掠去她臉頰上的眼淚。

蘇棠挪開臉，他也跟著轉過去，她又躲，他又跟著湊過去，兩人驚驚扭扭轉了一圈，回到原點。

薄唇微動，許久後，他低啞的聲音輕輕問：「渴不渴？」

蘇棠聽他憋了半天才擠出這麼一句話，懶懶抬起眼，不冷不熱道：「渴又怎麼樣，這有水嗎？」

為了表示自己並不是沒話找話，方重衣深深看了她一眼，轉身去門外，對侍衛低聲吩咐，「上茶來。」

守在門外的侍衛聽得一愣一愣，他們都聽說世子中毒了，所有人都在忙著找解藥，可世子怎麼還有心思在後艙這種破地方喝茶？

「世子，解藥——」

方重衣極隨意地揮了揮手，意思是別來煩他。

蘇棠見他從門口折回來，又把臉別去一旁，不看了。她聽到謹慎又猶豫的腳步走近自己，然後手被輕輕地握住，他的手心還是冷的，有些細汗。

「總站著不累？」低柔的聲音在身邊道。

沒等蘇棠回答，他就牽著人到牆邊的木箱邊，拂了拂灰塵讓她坐下，又若無其事並排坐在她旁邊。

後艙簡陋，就這麼個能坐人的箱子，還只一尺多寬，蘇棠不願和他靠這麼近，皺起眉往旁邊挪，沒一下就挪到邊緣，差點跌下去。

「妳小心。」他不動聲色地開口。

蘇棠不買帳，幽幽地瞪他一眼，「那誰要你坐這兒的？你走開，我不就有地方了？」他唇角勾起好看的弧度，輕笑道：「這木箱子難道是妳的？」

「那我不坐了！」蘇棠要起身，被他一把拉回去，肩背也被攬住，根本動不了。他歪頭，眸光清澈，眉眼疏朗，臉上是人畜無害的笑意，「這整艘船都是我的，難不成妳要跳湖去？」

蘇棠正要回嘴，那人的手卻輕輕撫上她的臉頰，把殘餘的眼淚擦乾了，又用袖角一點點、輕柔地沾去眼睫上的水光。

她還是不開心，順手把他袖子扯過來，擤了把鼻涕。

方重衣面色微變，手在半空僵了僵，最終還是什麼也沒說，默不作聲地收回去。

「世子爺，茶來了。」門外響起恭敬的聲音。

他起身去門外，不知低聲交代幾句什麼，才端著紅木托盤折返。這屋子沒桌子椅子，唯一的一個木箱還被當凳子用了，他沒辦法，只能端著茶盞坐下。

「渴就喝。」

蘇棠偷偷看他一眼，眉目溫和，平日那份深邃的凌厲早就收斂不見，嗓音也是輕輕緩緩的，像絲綢一樣柔和。她訕訕地捧起杯子，小口地喝茶。

良久，溫柔的嗓音又在身側響起，「我聽說，妳父母要來找妳了，太后有沒有提到過這件事？」

蘇棠聽他問的話，不禁愣了愣，太后的確有意無意地提了好幾次，彷彿是要她提前做好準備似的，怎麼連方重衣也這樣？她的父母究竟是什麼人，會讓皇家都如此在意，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及？

蘇棠垂下眼，兩腿有一下沒一下晃蕩著，「有提過，不過也沒說他們是誰。」

他低低嗯了一聲，片刻，又緩緩開口，「到時候我會去行宮找妳的，妳現在……」

蘇棠聽得一頭霧水，行宮？他到底在說什麼？

說到這，他的聲音卻陡然停了，窗外有風輕輕地吹進來，帶著湖水特有的濕氣，清晰的潮水聲飄蕩不息，在寂寂無聲的小木屋裡繞了一圈又一圈。

「妳現在，想回去便回去吧。」

再簡單不過的一句話，他竟猶豫了許久許久，說完後輕輕歎了口氣，依依不捨地抬起手，在她額頭彈了一下。

蘇棠微微吃痛，摸了摸腦袋，一晃眼卻看到他指節上的刀痕，嚇一大跳，「你的手怎麼了？」

方重衣目光微微閃爍，若無其事去端茶杯，把手移到她的視線範圍之外，方淡然道：「被暗道的門劃了。」

蘇棠伸長脖子努力瞟了幾眼，可是半點也看不見，遲疑地開口，「真的嗎？怎麼

有點像刀傷？」

他平靜地抿著清茶，借此遮掩手指的傷，道：「門上嵌了鐵齒輪，推的時候沒在意，便劃了道口子出來。」

那道紅痕有些深，蘇棠正在琢磨是怎麼被門劃成這樣，身邊的人卻悄無聲息湊進，曖昧不清的聲音低低問——

「可是在擔心？」

蘇棠抽氣，仰身後退一大截距離，繃起臉說道：「我走了，還沒吃飽呢。」說罷，便碎步跑出了後艙。

方重衣看著她推門離開，良久，才緩緩收回視線。

侍衛見人走遠了，未經吩咐便主動進了屋，低下頭焦急地問：「世子爺的傷可要緊？」

方重衣沒說話，徑直往外走，劇毒在體內蔓延，他步伐虛浮，彷彿喝醉了酒一般，剛剛邁出大門口，又一個勁裝黑衣的隱衛匆忙趕來。

他見來人臉色慘澹，宛如弔喪，不禁蹙緊了眉，「發生何事？不是要你去取解藥嗎？」

琅玉湖一行他準備得極為充分，也做好了最壞的打算，不但事先將船身改造，細細推敲，排佈了機關，還召集了三位不出世的毒醫，將謝浮風下毒的路數分析透澈，研製了數種能與之對抗的解藥，雖不能立刻治癒，但緩解毒性，暫時保住性命總是可以的，之後可以根據毒發症狀，配伍最對症的藥方，慢慢調養。

聽到解藥，侍衛的身子明顯僵了一僵，囁嚅半天也沒說出話，許久才慢慢地從袖中取出個巴掌大的黑檀木盒子。

盒子通身烏黑，沒有任何雕花或金銀裝飾，甚至找不到開闔的地方，乍看上去只是個光滑的、實心的木塊。

見手下人面色有異，方重衣接過盒子，沒第一時間打開，上手後先摩挲了一番，盒子側面有個不易察覺的鑽孔，是被極細的金針刺入的。

他嫻熟地扣動盒子底部的暗格，原本嚴絲合縫的木盒便無聲開啟，露出一片雪白的鮫紗，褐色藥丸地安安靜靜躺在上面。

潮濕的霉灰氣隱約撲面而來，方重衣面色一沉，將它拾起放在燈籠下細看，藥丸周圍佈滿了白絲，一縷寸長的白毛在風中飄蕩。

發霉了。

解藥居然發霉了！

「前些日子琳琅閣的門鎖出了點問題，本以為是梅雨季節潮濕，有點生鏽，如今想來……怕是遭了賊。」侍衛把頭埋得更低。

方重衣冷笑，琳琅閣機關重重，連隻蒼蠅都飛不進，一般的小毛賊怎麼可能神不知鬼不覺地出入？分明是東令閣人動的手腳。

他們倒也不按常理出牌，沒把解藥毀了或是偷走，只是鑽了個小孔任其發霉，想必是故意來噁心他的，這等不要臉的手段，連他自己都甘拜下風。

「往皇上身邊傳封信，說明此事，再取些羅浮春來。」他手足僵冷、關節滯澀，

動一下便如鐵錐擊打，能確定中的是寒毒，羅浮春是頭號熱性酒，喝了它，撐過今晚總是沒太大問題，至於明日，就說不準了。

但，方重衣更拿不準的是……他哥會如何處理。

「是。」事態緊迫，侍衛行了告退禮，便往北庫的方向急急行去。

幽冷的夜風靜靜吹著，方重衣的手冰涼似鐵，已經無法自行握成拳。他望著幽深的、無窮無盡的湖水，自言自語道：「你說，他會找到解藥嗎？」

侍衛誠惶誠恐地低下頭，「聖上與世子血濃於水，必然會拚力去找到解藥的，世子勿擔心。」

他神色黯淡，臉上露出很淡的笑，「你說的不錯，他是天子，有什麼得不到的，只看願不願意罷了。」

方重衣深吸一口氣，那雙燦然有神的眸子如今也顯露幾分疲態，正打算回轉雲蜃閣，卻陡然聽見前甲板傳來人群騷動聲，還夾雜著女子的驚呼。

無須他吩咐，身側候著的侍衛便隱入夜色中，前去打聽，眨眼的功夫侍衛便回轉。

侍衛面露難色道：「回稟世子，不知從哪兒來了群水匪，把賓客們全圍住了。」

水匪？方重衣皺眉。

琅玉湖近年來船隻稀少，偶爾也只出沒幾艘觀景的遊船，沒什麼油水可撈，水匪幾乎從沒光顧過，今天這是吹的什麼邪風？

他忽然想起，他哥前些日子把琅玉湖湖心的小島賞給了方長弈，這位財大氣粗的王爺便開始在島上興修土木，大動干戈，恐怕就是貨船來往得太頻繁，引起了水匪的注意。

聽著遠處紛亂的驚呼聲，方重衣驟然心頭一緊，剛才蘇棠說什麼「還沒吃飽」，這會兒豈不是也在宴席上？

侍衛看主子氣色不佳、印堂隱隱繞著黑氣，不免擔心，拱手道：「只是小事，屬下會去處理的，世子不如先回房休養——」

話未說完，眼前的人已經不見了。